

怖，反而充满墨西哥风情的装饰感。成人从不同文化中拓展对于死亡的认识，孩子们则通过电影《寻梦环游记》理解死的含义、引发生的思考，也为亲子关系提供了交流的主题。

2013年9月7日上午，两名来参观的孩子在嬉戏打闹中越过围栏，拉扯墙上的玻璃艺术品，导致其掉落地面，碎成数块。更令人震惊的是，孩子的父母并未制止，反而旁若无人地拍照留念，进一步加剧了作品的毁坏。

这件名为《天使在等待》的艺术品，来自艺术家薛吕为庆祝女儿出生的拳拳爱心，从最初构思到完成共耗时两年多。她采用多种玻璃工艺，用高温熔融的上千根玻璃管铸成了一对羽毛般的巨型翅膀，因其唯美而充满想象力，吸引了无数观众的共鸣。

尽管艺术家和博物馆都对事件感到失望，但并未止步于此，他们最终决定将作品保持原状并重新命名为《折》，继续展出。一次意外事件被转化为一个深刻的警示和教育工具，提醒孩子和成人保护和珍视文化展品的价值，尊重公共利益和道德。迪尔曼随即开启了预防程序，在接待未成年人团体时，馆内工作人员会进行20分钟的观展礼仪教育。他相信，“如果这些Z世代统治世界，那么未来就有希望”。

博物馆的很多展品下面都设有两块讲解牌，以不同高度、不同方式和不同视角为成人和孩子提供阅读。

成长 · 自己

迪尔曼来自德国柏林，就读于柏林艺术大学建筑专业。学习期间，他就在父亲的设计工作室工作，参与了多个博物馆项目。

“这段经历使我对博物馆的整体规划有了全面的了解，包括内容开发、藏品管理、空间设计、展陈方案以及多媒体整合。”

2009年他来到上海。“我一直把上海视为我的家，见证了这些年来这座城市的惊人变迁。”家住在浦东，办公室俯瞰华山绿地，日常工作在宝山的玻璃博物馆，“居住上海三个截然不同的城市区块为我提供不同视角和灵感，让我扎根于上海多层次的城市肌理之中”。他很自然地将上海与他出生长大的柏林相比，“尽管节奏不同，这两座城市各自都是文化的灯塔”。他欣赏上海的“韧性和拥抱多元身份的能力”。

迪尔曼身上具有典型的德国气质——惜时如金，精准掌控。他常常边走边喝咖啡，又喜欢把大把的时间耗费在玻璃博物馆里，他笑称自己“朝五晚九”——晚上9点离开，早上5点又来办公室。他对博物馆有感情，一花一木都引起深深的依恋，“每一个角落都是我亲手设计的”。

“在上海设计博物馆，既充满机遇，也面临挑战，因为这

座城市拥有丰富的历史，快速的现代化进程，以及多元的国际影响。”继上海玻璃博物馆、上海科技馆、上海电影博物馆之后，他别出心裁地设计了一座在地铁站的“快闪博物馆”，将传统展馆环境“搬移”到意想不到的公共空间，将文化活动融入公众的日常生活。

当长龙般的地铁一路风驰电掣抵达龙华中路站，车门一开，人们惊讶地发现走错了片场——灰暗的水泥墙被漆成了深邃的蓝色，29幅来自西班牙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的精品绘画映入眼帘，近在咫尺，一座原本冷清的地铁站被改造成一个快闪博物馆画廊。机械化的通勤瞬间被按下“暂停键”，人们的步履慢下来，被浓浓的艺术氛围所环绕，美好的力量重新盈满内心。

“我希望能对那些不仅推动创意边界而且对社区及城市不断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项目做出贡献。当然，我也意识到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尤其是在像上海这样复杂的城市中。未来的道路上会有挑战，无论是经济波动、文化格局的变化，还是意想不到的全球事件。我的计划是保持适应性和积极性，在不确定中寻求成长。”

上海玻璃博物馆门口有一幅巨型广告牌——“成为一座影响世界的博物馆”。那是迪尔曼的心声。☒